

哲夫 著

女人的诱惑

女人的诱惑

哲夫 著

1201.51-11

女人的诱惑

哲夫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生活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诱惑，名誉地位、犬马声色、金钱美女……《女人的诱惑》写的是一个绰号“强盗”的青年，不安于现状，拼力奋斗。在旅途中，与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邂逅，竟使他产生了无比强烈的诱惑，使他在“魔鬼”与“天使”间徜徉。《蠕动》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哲理，人生之路，曲折迂回，恩怨恩怨，喜怒爱憎，全在一个“情”字……

女人的诱惑

哲夫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500册

*

ISBN 7-5059-0757-3 / I·512 定价：2.70元

女人的诱惑

在这个世界上，燃烧的不光是火

——题记

A -

大海是一首诗，海鸥象逗号一样停留在空中，用剪刀一样的翅膀为这首诗分了行。

于是，海的呢喃方才变清晰，方才有了节奏，方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和迷人的魅力。

他着迷地望着大海，象大海迷恋地吟哦着雪浪花的情歌扑向他。他坐在海滩上，象大海一样含含混混地吟哦着什么。

阳光下，他黝黑而修长的躯体柔韧而健美，闪着紫铜般的光泽。他胸肌发达，肩膀宽阔，大卫雕像一样刚毅的脸型，鼻子往回勾，下巴壳的线条有点僵硬，嘴巴蠕动着，似乎在吟哦，又似乎在咀嚼大海。

大海也在咀嚼他，浪花舔着他赤裸的双腿，咬啮着他的皮肤和神经。

走廊里铺着猩红的地毯。

一位碧眼高鼻的金发女郎冲他不屑地打了个呵欠，闪开

身，让他过去。他注意到从半月形背心露出的红红的胸脯，不觉想起了煮熟的蟹壳的颜色。胃里一阵不适。

蓝色的包厢门，锃亮的门把手。三号，没错儿。他推开门。

也许下车后还应该给那位列车长的口袋里塞上一些钱，两盒“三五”是不足以酬报盛情的。外国人是不会给中国人小费的，因为这有辱国格，那么中国人给中国人小费大约是许可的吧？他有钱，他不在乎钱。他只要能顺顺当当地把身上的钱花干净，便心满意足了。

遗憾的是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似乎花钱也并不那么顺当。他在南京、上海，妄图住进金陵饭店和帝国大厦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连一般的旅馆也不肯接待他。最后，他住在一间充满臭蒸气的澡塘子里，几毛钱一天。

他简直火透了，糟心透了，心想：妈的，老子有钱，一宿一千块也出得起，凭啥不让老子住？妈的！

他的“国骂”绝不出口，他乖巧，他是有身份的人。他相信自己是具有身份的，可这个世界偏偏颠倒了。他有钱，钱可以通神，他要把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！

他做到了。他坐上了软卧。谢谢列车长和那两盒三五牌香烟。

他推开门。一股浓烈的紫罗兰的香水味扑面而来。他抽抽鼻子，真香！

红色的席梦思，雪白的盖单，淡蓝色的窗帘，茶几上放着一盆塑料花和铁架箍着的两瓶名酒。他得意地笑了。

窗口，坐着一位姑娘。他看见一个背影和一头卷曲的、瀑布一样流泻的长发，粉红色的乔其纱连衣裙裹着一个绝妙

的胴体。他看见了乳罩的背带。

他从挎包里拿出强力啤酒、威士忌可乐、水果罐头和水杯，还有几包奶油瓜子。

姑娘的半边脸被头发挡着，雪白的手儿托着雪白的脸儿，象一尊大理石的雕像。

他把挎包放到行李架上，坐下来。映入眼帘的是两截雪花一样耀眼的腿子，从乔其纱裙下露出来：丝光袜、漂亮的脚和一双精致的女式皮凉鞋。他感到嗓子发干。

他咽着唾沫，鹰一样的眼睛里，伸出两把手，在那两半截雪花一样耀眼的腿子上狠狠抓了一下。他看见血了，象牵牛花朵一样淡蓝的血液。嫉妒。自卑。绝望。

妈的，这种女人还不知要嫁什么样的老公……权利、地位、金钱……他只有一样。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从兜里摸出一盒三五牌香烟，打开盒子，食指一弹，跳出一支，伸嘴衔出来，揿压电子打火机，突然一怔，嘴角撇出一丝微笑。

“同志，可以抽烟吗？”温和的男中音。

那尊冰山一样冷漠的雕像动了一下。

“您抽吧，我不怕烟味儿！”甜腻美妙的声音。

他象被电击了一下，瞠目结舌，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惊叹和呻吟。

一张黑发环抱的鹅蛋脸儿转向他，白白的肤色透出淡淡的红晕，牙雕一样小巧的鼻子，红润而丰满的嘴唇挂着一丝诱惑人的微笑，睫毛花蕊似地颤栗着，眯着的眼睑里明媚的波光一闪一闪，象蚌壳里的两粒黑珍珠。

他象阳春三月的冰块一样化解了僵硬，点着香烟，深深

吸了一口。

“我从小爱吸烟味儿，你放心抽吧！”

姑娘微微一笑，安慰他说。

他感到浑身燥热，米老鼠牌的硬领衫和猩红的领带勒得喘不上气。他解开领带，敞开做工考究的西服，将狮鬃般的头发随意用手掠了掠，坐舒服一点。他身躯健壮而高大，眉骨隆起，额头宽阔，嘴唇丰满红润，浓眉环眼，大鬓角，络腮胡，颇象一个新近走红的硬派小生。

“这种牌子的香烟很难买到。”姑娘打量着他，活泼地一笑，“抽这种牌子香烟的人，大约总会有一点来头吧？”

当然，他是有来头的。他的香烟是在上海从黑市上买到的，一条烟黑市价是四十元。

“只要有钱，”他说，含着自信和冷峻，“什么都会有！”

姑娘笑了，很好奇地笑了。

“您讲话，象个外国资本家，财大气粗……嘻嘻，我是说着玩的，您别生气！”

他冷冷一笑。

“您也是去大连玩儿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这天气，真热！”姑娘摇着小手绢说。

他把啤酒、威士忌可乐、罐头统统开了口，推向姑娘，说：“解解渴吧，不够，我包里还有！”

姑娘吃惊地望着他、开心地：“这么多，谁喝得了！您真阔气！”

“钱乃身外之物，多了反为其所累，不如花掉好！”他

豪爽地一笑，“何况，这么大世界，遇着了不容易，何必客气嘛！”

显然，他的豪爽博得了姑娘的好感，略羞涩之意地一笑：“那，那就不客气了！”

“吃这个，奶油的……请问，贵姓？”

“姓李，李玉笑，你就叫我阿笑吧，同学们都这样叫我……你呢？”

“我，姜琼生。”他笑笑，“你叫我什么都行，老姜、琼生、琼琼……也有人叫我：强盗！”

“什么？强盗？”姑娘一惊。

“当然，是笑话儿，看过西部电影吗？美国的西部电影，美女加强盗，强盗留大鬓角……瞧瞧，象不象我？”

姑娘莞尔一笑：“有点儿象，但又不大象。我看象你这模样，八成是个唱霸王别姬的……有点儿象霸王，嘻嘻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他笑出了声，“霸王也不错，临死有个美人陪着，可我还是光棍儿呢！哈哈……”

“霸王最终自刎于乌江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！”

“哼，我可不会自刎，霸王算什么，可怜！连火车都没坐过！”

他起身，从行李架拉下拎包，打开，拿出一个油里麻花的帆布兜儿，鼓囊囊的，扔在红色的席梦思上，将拎包放回原处。他坐下，从油里麻花的帆布兜里拿出一本杂志，丢给姑娘：“呶，大众电影，最新的，看看吧！”

一不留神，帆布兜子滚到地上，从跌开的口儿处蹦出几捆十元面额的钞票，象淘气的小兔跳开去。

姑娘惊呆了，黑珍珠一样的眼儿睁圆了。

他不动神色地弯腰，漫不经心地拾起钞票，一捆，两捆三捆、四捆……还有一捆躲到姑娘鞋子旁边，他拾不到了。

姑娘弯下腰，拾起那捆钱，使劲捏了捏，脸色苍白极了。

他微笑着从姑娘手里接过那捆钱，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姑娘垂下头。

哦，他有那么多钱，怕有上万元吧！妈妈的抽屉里也有那么多钱，崭新的，号码挨着的，挺括括的，在沾着湿的手指头上刷刷地点数……可惜，那钱不是自己的，妈妈是个银行小职员。

“阿笑，咱家不富裕，供你上大学不容易，要省着点花钱，别大手大脚的……”

“妈妈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不过，妈妈，快到夏天了，我想出去玩玩，您能给我寄一点钱吗？妈妈，求求您了，就这一次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……妈妈，我实在太想去海边看看了……下学期，我连一件衣服也不买，只啃老咸菜，省出钱来还您……”

“阿笑，这点钱是借来的，不多，节省点儿大概还够用，妈妈实在没有办法，否则会多给你一点的……要是你爸爸在就好了……”

妈妈真好！她想。用寄来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乔其纱连衣裙，向同学借了一件游泳衣，又靠着同学的关系，不花钱坐上了软卧。阿笑真幸运，同学们真好！他们去爬黄山了，大连他们早去过了。阿笑真可怜，她哪儿也没去过，每年只不过从家到学校，从学校到家里。

大同——北京。北京——大同。赋歪！阿笑烦透了。她

的爸爸活着就好了，爸爸要是活着，她就会有钱花了，说不定，爸爸还会调回北京，原本爸爸就是受冤枉被发配来的。可惜，爸爸在五年前死了。

爸爸什么也没有给她留下，只留下一堆书，五花八门的书，音乐、艺术、曲谱、二胡独奏、音乐研究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贝多芬、施特劳斯……她都不喜欢，却考上了电影学院表演系。她长的美。

她爱上了斯坦尼——那个削尖了脑袋，终生都使劲进入角色的怪老头。她不行，她总也进入不了角色。她胆小、怯场。同学们说她是“泥美人”。她看了《孽海花》，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人。

放诞的美人是活美人儿，真美人儿！她讨厌这种说法，象看见一堆长了绿毛的樱桃。她是樱桃吗？未必，但她绝不想长绿毛儿！

斯坦尼的尖脑袋被削去一块，进入角色者被角色备于我打了一巴掌，世界电影新潮流——本色演员高仓健从日本来到中国。绝！

美、恬、静、雅、怯……她被选中试镜头，聚光灯一亮，摄影机沙沙地开动，她蒙了，傻了，心跳得象兔子，躲闪着摄影镜头，象兔子躲闪着猎人的枪口……全完了，胶片上，拍了一头黑发，半个背影，三分之一部份的脸……她哭了，哭得象个孩子。

“你想上银幕，先得练练胆子，你胆子太小了，这不成……”

胆子什么样？谁见过？是圆的、还是正方形？她决定，暑假到大海去，谁也不要，一个人去！也许，大海里有她需

要的胆子，不是说，有一种东西叫海胆吗？

这个世界真奇怪，一眨眼就变了。双缸洗衣机、双卡录音机、双日立彩电、双门电冰箱……舞会、伦巴、迪斯科、桑巴、大鬓角、喇叭裤，流行色、马裤……明年男人们穿马裤裙，女人们穿什么？阿笑不知道。她只有这件乔其纱连衫裙是流行式样，这就够了。

洋化，可怕的洋化，装腔作势，可怕的装腔作势……邀她去参加鸡尾酒会，两个合拍了一部电影的幸运儿，从冰箱里拿出白兰地，冰块、调酒壶，樱桃……玻璃高脚杯，一人一杯，杯口上吊一粒红樱桃，用一根鸡尾巴毛轻轻地搅……真吝啬，再喝一杯如何？天呀，没有了！不容易，折腾掉一个月的饭钱……俩蹦儿的葱，伍分儿的白菜，两毛钱的肉丝儿，三个伍分蹦儿的馒头，或是面果子……一个蹦儿一个蹦儿地省，一个晚上扑腾光了。冰箱里放什么！咸菜？冷馒头？没有肉星儿的炒白菜？汽水瓶子里，连一点糖也不放，纯粹的冰水儿，真抠！也真难为了那部皇冠牌冰箱——它总是吃不饱，饿肚子，也吃不好！

然后，跳舞、伸腿、踮脚、扭屁股、唱、笑、叫，闹腾到半夜两点，累死，倒头便睡。第二天，一个个脸儿冷冷的，照旧上课，吃一毛钱的炒菜，回味鸡尾酒会的味儿，想着哪一天再去玩一回，喝一回。无聊、可怜，系于一个“穷”字。

“毕业了就好了，每月五百大毛花着，此生足矣！”

没有钱是不行的，这个世界**什么都有**，没有钱什么也买不到。阿笑想发财，想有一天醒来，枕头边有一千块钱，巧克力、棒棒糖、糕点、酸奶、各种冷饮，统统吃一遍，再买

点儿漂亮衣服……这和阿笑的美、恬、静、雅、怯的外表格格不入。错了。

但她确实想有钱，一点儿不错。不过，她绝不敢去想邪道儿弄钱，她不会，也压根不敢。她怯，却并非不活泼，正如她想要有许多钱，却并非只要给钱便什么都可以干一样。

她没钱，但是她一点没有瞧不起自己。她害怕自己的眼神象个贪财权，被他瞧不起。

他有钱，但是他却瞧不起自己。

他有梦想，有过追求，可是……他落榜了，成了一个待业青年。他开始学习写作。打扑克、摔跤、喝酒，喝一两九分钱的廉价白酒，常常喝醉酒打群架，发泄过剩的精力。但他没有堕落，缪斯在拉着他。

“强盗，走，喝二两去！”黄毛拉他，龇着一口黑牙齿。黄毛手脚不干净，脸不干净，嘴巴臭烘烘的。黄毛天王爷也不怕，怕他！因为他劲大，拳头硬，会摔跤，是小南关第一条好汉。黄毛崇拜好汉。

“不去！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去吧。昨儿我到水库炸了几条鱼，卖了个好价钱，咱们好好喝一顿……”

“心里闷，不想去……”他软了，脚动了。

“嘻嘻，这年头，小弟劝你还是别干那种傻事儿，写什么小说、诗歌。又退回来了吧？何必呢，咱过去在学校也想过当作家，可连大学也考不上，啥想头也甭有，混日子吧……嘻嘻，吃、喝，有吃有喝咱就满意了，知足者常喝嘛！……”

嗤——一口酒，就一片猪耳朵。

“喝，赶明儿，咱们搭伙去水库炸鱼，保准能捞一笔，天天有吃有喝！”

“哼，你光知道吃！”他冷笑。

“咱不抢、不偷，凭什么不吃不喝？”黄毛晃着脑袋，毛发卷曲而焦黄。

“你想过以后吗？总不能这样晃荡下去呀！唉！”他叹息，咬动牙齿，磨碎一粒花生米。

“要么，咱们做买卖，政策允许呀！”

“下等人才干那个！”他不屑，撇着嘴，“我爹妈都是站柜台的，我这辈子打死也不干！我要写小说、诗歌、剧本，挣稿费养活自个儿……”

黄毛哑然，唯有敬羨和赞叹。

“我，草木之人，这一辈子，混吧！”黄毛冲他挑着大拇指，黯然道。

他写，不停地写，熬夜，熬红眼，熬得走路打浪。整整写了两年。他这边写，寄；那边不断地退，铅印稿笺，三言两语，牛皮纸大信封……妈的，老子写，他们退，这辈子也难得发表。他恨不得抓个编辑打一顿，出出恶气，泄泄心头之恨。

哥哥和姐姐相继顶替了爹妈在柜台上的位置。他是老小，老小总是得宠的。

这儿是一座中型城市，人们爱穿爱吃，不吃也要穿。风流的姑娘，一色的上海包装，哇哇地喊话，嗓门粗得能塞一只拳头。他看不上眼，他说老家话，一口走了味的河北腔。

“我们沧州那地界，过去走江湖，押镖车的路过，总要卷起镖旗，悄悄儿过去，要不，便会惹麻烦……那儿全是武

林强汉，吓……”

他祖籍沧州，颇多自豪，常常神吹一通。其实，他只在沧州呆过三年，那时还穿开裆裤。他生性彪悍，总是冷冷的一张脸，十八岁便蓄起胡子，委实象个强盗。他用一把餐刀往院门上甩，甩破了三把餐刀，整整练了三年。

他用一根高级铍金笔，象甩餐刀那样往雪白的稿纸上甩了三年，甩歪了笔尖，也没有甩出个名堂来。他觉得，他甩得准餐刀，却甩不准笔尖儿，命也！

他丢了笔，干脆，只甩餐刀了。他不再当作家，他理直气壮地当强盗了。

他不偷，明抢。抢那些小偷的钱。抢过几回？记不清了。大约总有十几回吧？

“佛爷，叻——”他摊开手掌，虎着脸，恶狠狠的。

“嘻嘻，小弟今儿手气不顺，给，小意思……”

第一次抢，他心跳脸红；第二次，气喘不匀；第三次抢，理直气壮……直到那最后一次……那天他喝了酒，光着膀子，晃晃荡荡地在巷里走，没灯，黑的……救命、救命，喊声……他想绕开，听着声儿熟，起了疑，箭一样蹿过去，吓，三个劫道儿的围着一个姑娘动手动脚，那姑娘吓软了，捂着胸脯，单衫儿被撕烂了，露着白白的一片。

“谁？妈的……哦，是强盗……嘻嘻，哥们，开开心，这是个花子，赖皮，她装洋葱……小弟孝敬老哥的，拿着吧，小意思……”

“偷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干这种事儿！”他阴沉沉的，象是自己犯了罪，心里发疼。

“嘻嘻，是个花皮，点子，她自个儿愿意的……”

“琼生，琼生……呜呜……”姑娘叫着哭了。

他的头“嗡”地大了，血液象箭射一样窜上顶门，红了眼，拳头刮着风声挥去，发出沉闷的击打在皮肉上的“扑扑”声和痛叫声。搏打中，他觉得左臂被火烫了一下，一摸，粘粘的，从兜里摸出一把餐刀，甩向刺他一刀逃开去的那家伙，准极了，噗哧”扎进脂肪最肥厚的臀部，那家伙带着餐刀跑了。

他走过去，叫了声：“姐姐……”

啪——姐姐扬起手，狠命打了他一个嘴巴。他哭了，呜呜地哭了。姐姐也哭了，抱住他。他的血染红了姐姐雪白的胸脯。

B

波光嬉闹的海面上，一顶红色的游泳帽，象火苗，象花朵，象海之歌的一个红色的休止符，在湛蓝色的颤巍巍的大海的胸脯上起伏。

使他着迷的不光是大海，还有她。她是大海的灵魂，一个美妙的精灵，人鱼、水妖，不可企及的龙王的女儿……游来了，飞来了，如同皇家花园的夜莺，落进了寻常百姓的茅舍。他颤抖了。

大海很尽职地推送着她，象推送没有根的水草和烂了灵魂的贝壳一样，将她吐上了海滩。

然而，她是有根的。她站起来，水淋淋地走上来，她的根是坚厚的土地。她的灵魂藏在黑宝石一样的眼睛里。

红色的游泳帽，蓝色的游泳衣，雪花一样耀眼的肌肤……

…天鹅一样修长的雪项，仙鹤一样修长的双腿，水蛇一样修长的腰肢，隆起的胸脯，隆起的髋部，大三角加小三角，勾勒出绝妙的曲线。他感到眩晕，气喘，心跳。

她鹅行鸭步，蹒跚地走向他……猩红的唇，黑甜的眼，妩媚的笑，海潮一样向他涌来。

大海在咀嚼他的皮肤和神经，她却在咬啮心灵。

“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”

“是偷的，我是强盗嘛！”

姑娘不住地打量他那个帆布兜儿，终于忍不住问。他回答，玩笑地、冷冷地。

“做一个有钱人真不错！”姑娘呷着啤酒，若有所思地望着他补上一句。

“你羡慕吗？”他冷笑着问，眼里飘出幽绿的火星。幽绿色是邪恶的象征。

“当然，有钱总是好的！”姑娘坦白地一笑，羞涩地垂下头。沉默。

“我们穷学生，也喜欢有点儿钱花……当然，钱要来得正当……”姑娘大有深意地瞄了他一眼。他感到自尊心被刀子刺了一下。

“哼，你以为……”他想辩白，话出口又改了主意，“不论从哪儿得来的钱，一样可以花，谁晓得它干净不干净？小偷儿一样拿偷来的钱买吃买喝，杀人犯一样可以拿抢来的钱花天酒地……莎士比亚对金钱有一段最精彩的论述，你知道吗？”

姑娘点头，微笑，坐舒服一些，将裙子扯一扯，盖住裸

露的腿子。

“那是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萌发，金钱万能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……其实，在资本主义国家，也有一样东西买不起，比方说——爱情？”

“哼，那准是你从小说，电影里看来的，那是瞎扯，是那些无聊文人骗稿费……人家说，作家是骗子，不过是高明的骗子罢了。”

姑娘皱起眉头，不快地瞅瞅他。

“我也写过小说，诗歌、电影剧本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姑娘吃了一惊，肃然起敬的样子。

他感到一阵得意。

“所以，我知道内幕。你还年轻，涉世浅，人家说什么，你信什么，幼稚！”

“那，你写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写过一些，不过，不值一提！”

“那么说，你是一位作家了？”

“哦，这个……嘿嘿，怎么说呢……还是不谈这个吧！”

他感到脸红，气喘，鼻尖冒汗了。

“怪不得您有那么多钱，敢情是稿费呀！”姑娘大彻大悟，连称呼也顿然变了。

“嘿嘿，何必您啊您啊的，称您就可以了，我比你大不了几岁……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我都二十三岁了！”姑娘颇为羞涩地道。

“哈哈，我比你大七岁，整三十了……你是学什么的？”

“学表演的！”